

建國

第一卷

第六期

贈閱

「不要停止建設的鍬」胡風作

民國卅六年七月一日

南京圖書館藏

目錄

想到市參議會即將產生？

行行

本月十一日報載：中央社消息：行政院七次會議，張家口設市案已獲決議通過。此一消息說明了張家口在今日的我國地位上，無管是軍事、政治，經濟所佔地位的重要性。張家口是察省省會所在地，毗連內蒙，爲冀綏二省之走廊，近二年來，它在政治上所佔的地位是頗露頭角的。我們知道，察省淪陷最早，受日寇之壓搾蹂躪最爲慘重，人民所嘗到的苦頭也最大最深：好容易盼到民國有史以來第一次的抗敵勝利，誰知八路老爺接連着便把我們「解放」了，可憐的張家口老百姓還未顧得緩過一口氣來，便又被八路作了「解剖試驗」的犧牲品——領略了他們所謂的「管理」城市滋味。在那時，延安確曾一批又一批的派來了地道的八路幹部包括有職業宣傳家和毛澤東的忠實信徒，他們想把張家口變成「延安第二」，以此做爲對國民黨在政治鬪爭上的一種資本。並大聲呼喊請外國朋友到此參觀，一方却招緊老百姓的錘子，（不許你出聲），而由所謂「工、農、婦」那些「民意」機關，像背書本似的背出一套「解放理論」，老百姓在一邊祇好乾眨着眼睛，來個「閉聲大吉」。去年的五月間，八路軍有了參議會，劉秀峰（共黨黨員）作了議長，雖能否認這不是「民意」的代表機關，「何大媽」也是四區的一個寡婦，他是一個「標準」參議員，每次開大會他要喊到一百聲「國民黨頑固派」，和「保衛解放區」，「慰勞子弟兵」，內戰打得人民的頭都暈了，但是誰要敢說出一句反對的話，誰就是「反動」就是「國特」，就該槍斃！這樣的「民意」機關所幸存在不到半年便「壽終正寢」了。察省光復後，人民堆滿在肚子裡的怨氣太多了，沒有三年二載都不會遮毀乾淨的。所以這也就是市參議會到了登場的時候了。記得報載秦市長在第二次記者招待會上曾提到張市民意機構將於五月底全部建立，尤其着重說到參議會擬將於六月初產生。現在說來，張市參議會雖還未見產生，但市府確已忙於此項工作了，公民代表均依法先後產生，但還要提醒了我們一點，就是：人民已經習慣於不說話了，「一問三不知，神仙怪不的」已成爲今日人民的「防身寶劍」所以不打破這點難題何能談到參議會的產生！既說產生了那能就承認它就是民意的代表呢？

在這裏我們願意提出三點意見以供當局參考，便算是我又多說了一句話吧！

一、市參議會必須要從人民裡產生，回到人民中去，不摻加半點假。

二、市參會必須服從民意，政府必須服從市參會。

三、必須做到決而必行。

以上三點是地方自治和民主政治的最起碼條件，我們不但提醒當局對這唯一的民意代表機關的注意，同時更熱望於各區的公民代表們，你們必須更以人民的意見爲意見，忠心作人民之公僕方不辜負張家口十四萬同胞對你們的熱誠期待。

國人注意！

—讀孫副主席談話感—

戈生

讀了北平日報，孫科副主席對記者發表談話一文之後，筆者就感到在當時給與筆者本身情緒上多麼嚴重的刺激，就是祇要關心國事的人，都會有這樣的感覺，而且都會為這多難的中國揮了一把冷汗。

誰都不會否認，勝利後的中國人民，並不是在和平幸福中過日子，那個都市，那個城鎮，那個十戶八戶的小鄉村，不是在砲聲煙硝中討飯吃，過那碎粹不堪的窮日子，在偽生活而掙扎，為吃飯在剝樹皮？這幅赤裸裸的絕妙圖畫，那個人不知，那個人不曉？祇要拿出良心的人都會痛哭流涕的，都會為我們中國人的命運而悲哀。那要會為中國人民的不幸遭遇而同情吧？然而口口聲聲喊着為祖國的共產黨正在製造內亂，還在這夠受的中國人民頭上，澈法寶？把悲慘的中國「人民」在苦難中而又送往「陰曹地府」？就是一具完整的屍體都留不住的中國「人民」的「命」就無聊的犧牲了！就完旦了！在勝利後的中國人民，就勝利在砲火黑臉之下而死了，他們過去理想中的夢幻就是這個「死」嗎？真傷心！我們夢寐受了八年戰火的摧殘，日寇的横暴蹂躪，我們幾乎完了命，結果中國、民是盼到了勝利，盼到了英勇抗敵的勇士，發低我們喘了一口氣，只的，最多我們僅僅的喘了一口氣，我們在也沒有什麼感覺了，我們的神經可以說已經麻痺了。中國「人民」曾幾何為了中國前途，呼喚，求救，為這古老的中國未來的不幸而掉了多少淚？

東北幾次的大戰，它是形成了國際間的懷疑和仇恨，四平街的「鬼勇」戰鬥，是將多少「人命」送掉了，是將多少壯的建築物摧毀了；把若干用金錢換來的子彈大砲消耗了。結果呢？四平街平了，老百姓死了，砲彈完了，雙方所得的劫果又是什麼呢？老實說什麼也沒有，僅僅是給與老百姓帶來了死亡和飢餓流離失所，很不值的犧牲罷了，最近外蒙軍的無理進攻，又形成了國際間的嚴重糾紛，使貧弱的中國又平添了一種担負——使混亂中討日子的中國人民，不得不出冷汗，為我們還破碎山河，担一份心。孫科主席對記者發表談話後已證實和平是無望了，最多只有你死我活，就這一點一點的「希望」了。

近月國際間的惡化，國內戰爭的激烈，孫主席已表示：三次大戰是不可避免，就是大戰的焦點也結集於我們的東北！

就這一點說，第三次大戰如果一旦爆發，而且為了中國問題影響的話，國人又當如何？試問？中國人民還樂意作再一次大戰的導火線嗎？願意作一個被世界全體人類所憎恨的大戰介紹人嗎？我們真擔心可怕的戰神，先從中國的土地上翻起身來。

雖然目前許多問題相當複雜，我們不能作一個決定性的砥尉，但是我們為了古老中國的前途，可憐的中國人民的利益，我們不能不爭喊，不能不警告在中國製造內亂的罪人——共產黨！

中國人都要注意，目前的形勢是中國人民生死存亡的關頭，如果我們還深沉的給與他們一點小隙的話，戰神馬上就從襲來了，將會把我們這古老的中國生生的踏破了，所以中國人應該警急團結起來！中國是中國人民的中國，要想使中國不陷於未來的苦難漩渦中，中國人民祇有強健自己。

本刊徵求短篇小說

一　字數以一千五百字為宜
二　題材必須是具有現實性的
三　入選的作品稿費以特約稿標準
四　徵求截止期為七月三十日
五　應徵作品將於八月一日在本刊發表
六　應徵作品概不退回
七　並請附作者從文簡歷，真實姓名、住址、最近照片一張，以備製版披露
八　來稿請逕寄本刊編輯部，封面朱書「應徵」二字。

舊事重提

戒煙戒到如今　毒氣仍罩滿中國

民國七年益世報上的一段民言

鴉片烟之禍我中國也久矣自與英國締結禁烟條約以來禁絕期間瞬息已將屆滿兩省尚未能宣告肅清有識者方引以爲憂乃政府竟委馮某往上海設局專賣官督商辦公然營業遂使數年禁煙之舉一旦盡廢蔑棄條約視爲無足重輕噫我不知當局者是何居心我亦與不解當局何以與鴉片烟若是結緣當局之傷心病狂惟利是趨今且不必論吾獨怪向以與國人民對於政府此舉絕少昌言反對者豈亦以當局之心爲心竟欲自滅吾種族耶吾敢忠告吾可愛之國民願極力注意此事須知道乃最重要之事實莫過於此者此誠吾種族強弱之所關也吾更願吾國民能以全力互相聯取締上書政府請求消此事則外人無所藉口種族可以不滅國人其亟圖之

我國禁煙已有百年之餘，而直至如今，毒氣仍罩滿中國，由此可證實我國禁政成績之如何也。

陳次長喊打倒資本家

天神

蔣主席檢閱青年軍後，陳誠次長亦接着向全體官兵致詞，末了最扼要的話是：「革命前期目的在打倒軍閥及帝國主義，現已可告完成。革命後期之目的，在實現民權及民生主義，打倒的對象是貪官污吏和土豪劣紳。但最近幾年可痛心的事是革命者打倒了他人，自己又變成該被人打倒的對象」。陳次長又說：「共黨不除，建設不成，吾人目前雖或清苦，但吾人不必看少數資本家的情形，資本家也是我們的敵人，都要打倒他們！」

陳次長所說的「革命者打倒了他人，自己又變成該被人家打倒的對象」，誠者是可痛心疾首的事，但如果能如果陳總長末了所說：「打倒共黨，也打倒資本家」，這是令中國走上統一建設並實現民生主義的明確路線，這樣的革命者是不會再被人家看爲打倒的對象，不過，有些豪門資本的資本家，聽了陳次長這一番話，一定嚇得要躲在角落發抖了。

小事

我輕易不看報，就是看，不過看看「報屁股」或社會新聞以及廣告之類。因爲國家大事，有我們的「公僕」，替我們操心，用不着我們作主人的瞎扯。

偶然翻翻老報，在二月七日的舊鶴日報上，看見了這樣一個廣告。

離婚聲明

茲有宣化縣北新渠住民程鳳之長女程柳花年二十八歲前於十七歲時經媒介紹與王錦結爲夫婦十餘年來並無意見茲以王錦收入無多百物昂貴無法維持家庭生活雙方同意情願離婚自後男婚女嫁兩不相涉程柳花即歸同其生父返家除立有契約外特此聲明以資存證

王錦程柳化啓

同時，又在三月六日的平明日報上又看見了這樣一個廣告。

緊急啓事

張富夫君你離家日久從不顧及家中生活又無書寄家現下我母女生活無法維持希你即速來家中否則從登報日起限二十日不到家中你妻方行改嫁特此登報聲明

張北縣城內民樂街十三號武梅花啓

其實，照這兩個廣告上的故事，是平淡得出奇。在廣大的中國的人群中，有幾對夫妻離婚，算得什麼，如果是「搖風」，「吃醋」，「捉姦」或者打官司以後，再進行離婚而登廣告，還可以供一群吃了自己的飯，而去管別人閒事的老爺太太們，作爲茶餘酒後的談資，現在廣告上的主因，只有一個「窮」字，實在算不了什麼。古來就有，例如「朱買臣休妻」，[illegible]，不過，那是專制時代的社會，所以如此，不足怪。現在是民主時代，[illegible]時代[illegible]，[illegible]婚代，[illegible]成[illegible]而也[illegible]不[illegible]奇」。一句話「柴米夫妻」的確是一[illegible]上的[illegible]，不論[illegible]不食[illegible]的神仙，[illegible]誤，也不能不[illegible]無[illegible]「下策」，所以只好自尋生路。

張北縣的武梅花女士，因爲丈夫不回來，無法維持生活，所以如此，倒也罷了，宣化王錦程柳花二位，到這個時代的表現者，他們的分離，「並無意見」，「王錦收入無多，祇因物價昂貴，無法維持家庭生活」，所以不得不分離，這眞有點可

說小學生沿街募化

陶然

本月十六日的「北平時報」上有這樣一段新聞：

【本報訊】昨日下午四時許，在北海公園內有小學生二三人，向遊客勸捐，並手執印發文件，說明捐款用途，略悉該項捐款，係由教育局發起之各校校長，學生家長及地方紳士所組織之保國民學校校舍校具籌修委員會，發動學生募捐，三、四兩保國民學校學生告記者，「請捐點吧，這是教育局讓我們捐的，每個學生負責兩萬元，如果捐不到，就由學生自己家裏拿出來」，故家苦之學生，只好到街頭求募，頻頻「求幫」，狀甚可憐。

這段新聞，看完之後，的確如「記者所云，可憐得很。」

教育在中國，本來沒有化過多大的本錢——與軍政費比例——何況一個保國民學校，至於錢款籌修校舍校具，又不是每年有的事，爲照修廟造塔尚且有人樂善好施來講，那更沒有什麼大不了。何必大驚小怪。

不過其中，有叫人難過的地方，第一是這個主意，照行文上看來，好像是教育局出的；第二是每個學生必要到限定的錢數，最厲害的是「如果捐不到，就由學生自己家裏拿出來。」這樣一來，教育局不過只看發起的責任，校長與地方紳士，也只有籌修的責任；而籌修必要的「錢」却要學生來負責——不論捐來或自己家裏拿出來——想不到在國民學校裏讀書的小孩子還要有這樣的義務與責任。

學生爲了修理自己的校舍校具，曠了課出去捐款，照理說也是應該的，不過二萬元的數目，雖然不大，但叫小學生去募，恐怕不是一二天內捐得來的，再說，小學生頂着太陽出去募化那些組成「保國民學校校舍校具籌修委員會」的校長，學生家長——！當然是有財有勢的——地方紳士們，是不是就坐在屋裏，計劃開支小學生募化來的款子呢？還是另有公幹呢？其次教育局的老爺們是不是出了主意之後，就不管了呢？這倒是個疑問。

再說，中國自實行預決算以來，不論大小團體，總有個預算，就學校而論，每年修理校舍校具的支出似乎也應該列入預算之內，只要校舍不鬧下，校具不完全失踪，似乎用不着這樣勞師動衆，就算必須勞師動衆，也應該由委員會的先生，教育局的老爺們，爲小學生而奔走，不應該叫小學生曠時失業的，爲委員會而奔走，奔走了不算，而還要附帶上「捐不到自己家裏拿出來」的苛刻條件，難道眞要奉行「有事弟子服其勞」的聖訓麼？

教育局有統籌該管地方全面教育與計劃的責任，最初如果已經有預算，何至於出此「[illegible]」，如果預算本來不夠，那很可以把二個或三個保學校拆成一個，用不着「打腫了臉充胖子」而到後來「坐」這個「蠟」之嘆。北平是中國的文化城，教育首善之區，不想會有這樣的故事出現，眞叫「天曉得。」

象棋考古

△愛葬室主▽

象棋隔楚河漢界而自相殘殺的發明，當在內戰方殷之時。將帥至死不敢出城，可見當時武官一定怕死。相橫田而過，當時文官必定善括地皮。車可以橫衝直撞、如入無人之境，當時必已有吉普車。既有吉普車，想到必有吉普女郎，女郎步不了，胭脂塗唇膏，手持玻璃皮包。推揉而馴，馬踏日而過，當時或有一場對外戰爭。砲隔山打人，其威力已非當時火砲可比，或竟爲原子砲，亦未可知。將帥一死就完局，可證當時爲軍人時代無疑。士陪侍將帥左右，當時文人學士，政客大學教授之流，代筆爲文作者之風必盛行。（轉上海鐵報）

慘了。

中國的女人，多年是以嫁人爲永久職業的，如果丈夫無法維持家庭生活，那末女人就算失了業，到了那時，除了「嫁人」誰也會「當機立斷」，自謀生路的。如果在這樣情況下，離婚改嫁，有失他無恥或失節的，此公一定沒有餓過肚子。

一匹布這齣戲，不知道是誰編的，我最歡喜的台詞，是張古董太太說，「嫁漢嫁漢，爲得穿衣吃飯」。張古董先生說，「娶妻娶妻，原要你挨忍饑」，張太太因爲不能挨餓忍饑，所以跟了李天龍相公，現在水漲船高的時候，不知有多少「一匹」布在表現着。

「一匹一匹布」是寫個時代的作品，害得張古董夫妻分離，當然是宰相的過失，至少是縣太爺，現在的情形，更加複雜了，戰爭，經濟，都是至命傷，那末誰應該來負這個責任呢？

鳳子

南京圖書館

文章與事實

鳳子

澈底的說，文章與事實，決不會原樣不走的，何以故呢，照字面講來，文，彩也，章，彰也，明乎此，可以知文章矣。

經，史，字，集，最可信的，自古以來，都推是「史」而其實，歷史上人物，周秦以下，人，是決定會有的事，是不是走樣，眞不敢信，譬如最早的末代皇帝「桀」「紂」二位，他的作風，好像一個師父的傳授，中其然有存一位是附會的，不然的話，由瑩六七百年之久，何以如照方吃炒肉呢。

上古時代的史跡，據說是根據「左史記言，右史記事」的，到底是不是文章，後人無從推測，司馬遷的史記，有人稱作謗書，原因呢?不過他照實寫上了劉邦的無賴。與呂雉有愛人，在一班「天王聖明，臣該萬死」的先生看起來，自然是瀆褻帝嚴大逆不道，但是拿後來開國皇帝的「本紀」，來互相比較，那末劉邦的紀載，總比其他的要有眞實性，等到最後來，老皇帝的「實錄」，要由小皇帝過目，那時要筆桿的朋友，誰敢當着兒子罵老子，所以祇好用些神聖莊嚴的字眼，來把死皇帝說成了不起的人物，至於末代皇帝，因爲後朝的臣子動筆，爲捧走運的新主子起見，祇有對不起他了，

臣子的傳記，無非是「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即使因爲時代的利用，也是褒中有貶，所以「三代以下無完人」不但此也，同是一代的臣子，他的人格，完全相反，然而也一樣會挨罵的，例如脫脫的宋史列傳，秦檜與韓侂冑的兩搞，一個是謀通敵國的漢奸，本來應該罵一個却是抵抗救國的英雄，但是也挨上了罵，因此，後來的臣子，祇好照清朝末年軍機大臣王文韶的辦法，多叩頭，少說話，才能算得「純臣」，而他的傳記，也不致於有意外。

其次，私人的文章，除了仁義道德的冠冕話，風花雪月的消遣話，還有一種碑版墓誌一類的東西，以私人資格，來記載別人的一生，這種文章，照理應該把是非曲直，照實記載，可是在韓退之先生的時候，已竟把他稱爲諛墓，何況後來的文人，世務人情，比韓退之還要激透，因此，私家的公開記載，是唐宋以下無壞人，至於「應制」的官傳文章，寄給情人的書柬，更加是「上天言好事」了，即明知是瞞心昧已，爲了「飯」與「愛」，不得不使勁的去「做」

說文章一定沒有眞實性，當然不能一口斷然，總之，文章與事實不走樣的究屬少得沒法比例，即使有，也要歸入狂悖的一派，有釀成「文字之獄」的可能。

所以做文章必須有「含蓄」，而且是越含糊越好，能够寫到叫人看不懂，那是最好的文章，

我以爲文章最好這樣寫

譬如一個男子，因爲晚上睡不着——可不是失眠——而想弄個女人，自己又找不到愛人，於是乎，祇好人做媒，在談話的時間，不論與被托的有多大交情，也不能說：「我因爲性慾衝動，所以需要女人了」，必須說：「不孝有三，無後爲大，所以我要娶女人了」，要是前妻留有子女，那末應該說是「需要女人，來照看子女」，如果子女長大了，可以說「要一女人，來幫助事業的發展」，即使有妻有子，功成名就，還能够說「老妻跟我受苦幾十年了，必須有一個人，來替代她照料家務」總而言之，話要越說得冠冕堂皇，才越透得有資格，有學問，也就是文章做得好，不然的話，那就成爲「引車賣漿者流」一，不是上等人了。

所以上等人是說的不做，做的不說。

通訊

古城的色彩

駐平記者 戈戟

「紅」色的恐佈，猖獗在古城里，每個角落流行着混色調的學潮。

前幾天，我去訪一個朋友，在歸來的路上，遇到了許多大中學生在西單街口遊行，像條長蛇一樣排列着。

嘴里喊着口號手里舉着標語，口號大聲的嚷，標語大量的貼，在群衆的耳里，在街巷的墻上。

我旁邊有一個黑瘦的人，在偷偷的問另一個說：

「這群里面，一定有共產黨在煽動……」

聲音發小了，至到聽不見而止，我感到奇黑，他們的眼睛也許是透視裝飾，他們不思想發動遊行我動機，他不愁嘴里的聲音：

「我們是爲反對飢餓而作：……我們向飢餓宣戰，向製作飢餓者進軍」。

× ×

「黃」色的刊物，給全城塗上暗黃，毒害了許多的人，餵飽了許多消化「正義雜誌」的青年。

說來已是習慣了，在沒有事的晚上，常常和幾個實腦漿的朋友去逛書攤，（因爲買不起祇有看），雖然路子遠我們却不感到累，雖然天氣熱，我們却不感到熱。

沒有錢買當然祇有看，看看有沒有新的正義刊物誕生有沒有新的力量雜誌出現。

書攤上，書架上，仍是一抹暗黃，除各去種專門學科教育書籍外，祇有幾冊太平洋月刊，能替民衆說話，能替我們呼吸。

我們焦急的又翻了一陣，仍然找不到醫我們病症，培養我們衛弱的東西，眼前祇是一些！！

×女帝際花初試新裝，東素秋的……

× ×

「藍」色的政策，每天都在散漫着，威脅全城的空氣。

「六二」的反三運動，僅是利用口頭及文字宣傳，發動的罷課，不惜製造流血事件。

是日全城平安渡過，但市街的行人稀零的星子，由中山公園大門緊閉，各方要路皆配備武裝，並有軍政當局的巡查車風馳於街上，憲在工作團到處搜索，如夢抑可疑即行逮捕，學生佔多，有要合，希望政府儘速訊明釋放，並且又聲明此種舉動，是爲防止共產之陰謀，而採取之緊急措置。

× ×

「灰」色的時代，在加速進展着，從個窮人的身上，每個不肯映帖的青年身上。

我曾聽過一個人說：

「不合虛偽條件，必須受社會，人情的淘汰」

北現不謬，實有鐵證。

北平市衛生局×科股長偽吸收油水計，故採取徹臟防疫班員手段。

當此初夏正是傳染病盛行之際，忽停上防疫工作與衛生運動大會，清潔講演有何補益？

近又有好消息傳來，竟有幾各班員復職，實屬全市民之幸，一可免班員們饑荒失業，二可充實表皮工作內容，究其原因是股長運用關節，復職者可仍給股長洋面一大袋。不背捧上洋面，實不應合社會邏輯，祇待續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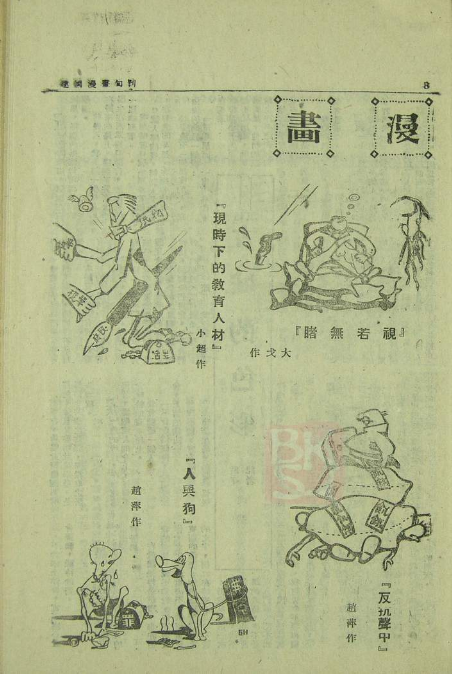
× ×

「黑」色的文字，在這號的文化城很少見到出於我血藏者的階層里。

在我總覺得是這樣，也許是我的淺見，說不如行，行不如實作，文化的滋生決不是依賴黃色東西的灌溉，急須是現實有力量的文字，例如在將來第三次大戰，仍就拿着第一次戰爭的武器，決不得取勝，現時代所講的道德，決不是女人們應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態度。因此北平傳統的可笑事情，我想青年不要再繼續下去，如泡茶館，聽夜戲，亮省籠，捧坤伶……

現在街頭所見，雖有背「救救孩子」的工作，但抑被窘困的氣圍而停了刊，在我想這才是眞正值得我們青年流淚的事情，給我們停止了血，給我們割斷神經，由於此我們應該準備明天的工作，新的明天。

漫畫



『現時下的教育人材』 小超作

『視若無睹』 大戈作

『人與狗』 趙萍作

『反抗聲中』 趙萍作



十年

大戈作



『無題』

夜火作

徵求漫畫啓事

我們歡迎任何人作的漫畫，祇要含意深刻的作品，技巧的高低我們不會苛求，而你的作品對人類能夠啓發，對社會之改造能以你的畫筆赤裸裸的表現出來，我們就採納，就介紹給大衆的讀者，但是你觀察事務的時候，請你不要太感情。

編輯部



『死的比例』

趙萍作





沒有代價的死

北平京華美專

罡風

太陽幽閒的昇起來，從地平線上，一個深邃的巷子醫院的後門，停了一輛人力車，後門開了，四個兵擡着一個木匣，沉重的放在車上後便轉身進去，另外的二個兵無言的靠在車旁呆呆的立着，臉上沒有一絲表情。

室內二個兵出來了，手裏拿着鐵鍬肩上扛着鎬，四個人便悄悄的推走了車子，向一個土丘走去。

傍邊走過一個穿着制服的人，像清道夫的模樣，一邊走一邊自語道：「哼！成天他媽的打，打傷了到醫院里治，滿肚裏找子彈，那還不等死等啥，內戰……打的可有什麼勁兒？成天便幹，幹到什麼時來？」

他們四個人，默默的推着往前走，拐過一條狹街，走到廟後的空地上，這裏是一片荒涼，除去有幾個糞坑以外，盡是土丘土堤，有××罪死之輩的木牌斜立在地面上。

他們拉到了目的地，展開了掘穴工作，聽到清淅的聲音，他們雖像在園里耕種一樣，但心中已經麻木如在知覺，從前坐在地頭上或井旁邊，燃着一袋煙安閒的，東扯西拉的高興談着，在黃昏的餘輝里，那該是如何的懷念不忘啊！如今，只有在一群同一命運的團體里天天在掘埋着自已人打死的同胞。

死者他們有家，有父母，有妻子，有許多的朋友……也許正在盼望他的遠方孩子歸來的，妻子在夢中看見了自己的丈夫，子女在想念着慈愛的爸爸不久是會回到他們的身邊

但他的身軀已經埋葬在異鄉的荒野了，誰記憶着他們？誰能哀吊着這在血腥溺死的人？

他死了、他們無聲息的倒下去，只有每天幽閒昇起的太陽，溫和的照耀在他們的墳頭上，來撫慰這死者的心靈吧！

寫於悲哀的時候

學生天地

生活在垃圾裏的孩子們

黃土崗下，
是垃圾場，
這裏不斷有
孩子們歡天喜地
的笑聲，
他們是天眞
活潑的孩子，
他們是苦難
中掙扎的孩子，
他們是生活
在垃圾裡的孩子，
他們像蒼蠅
吮吸着糞便
似的
爭先恐後的擁擠着
用兩隻手撥動着垃圾
睜圓了期待的眼睛
看着翻出來的東西
如果是他們理想的東西——
煤核，
便在天眞的小黑臉上露出得
意的微笑
他們不怕風雨寒暑的侵襲
他們從不遲到更不缺席
翻撥垃圾檢煤核是他們必修
的日課
他們的溫飽生命：……：
都寄托在這裏——垃圾場
我情不自禁的爲這些孩子們
嘆息社會不平，
一樣的都是人
們，
是誰注定了這群孩子們的命
運

丁香的悲哀

宜師（曉鳴）

丁香
你在春的懷抱裏——
睜開了睡眼
穿上了妳的綠大衣
妳開着艷麗的花
拽着醉人的香
人們——
一時曾爲妳的艷麗而高喊狂呼
曾爲妳的清香而歌頌
春風爲妳而奔忙
將妳的芳香送給了賞花的人
醉迷了些賞花的人們
要採摘妳
爲妳犧牲了一切
不能安神鎭靜
不能……

× ×

如今
人們再不爲妳高喊狂呼
再不爲妳歌頌
春風亦再不爲妳而奔忙
丁香
妳的艷麗芳香猶美……
竟獲往何方？
人們都替妳惋惜而悲傷
粗枝肥葉也在伴着妳悲恰
妳爲何盡撕撕地蹲在晚風中
默默不發聲。

〈詩〉〈詩〉

我看見

當，
人們都說太陽已照耀的時候，……
我看見了——
人們的睡眼，
還在惺忪，
地上的塵垢，
還沒有掃清。

×

我看見——
膨滿肥胖的臉，
嘴角上抹着吃人的血跡和油光，
灰色乾枯的腿，
正在殘喘門前縮綣。

×

我看見——
一家裡死了人，兩哭泣，
一個家裡着嫁娶，在歡笑；
大領袖下，謙卑地招的笑。

×

我看見——
紅十字的兵戰士，
護着的紅，眼的白眼，
染着血的各國的軍車上，
狂奔上的白着的……
死者的……

×

我看見——
"民主"字樣的刀子，
刻着多少自由的頭，
割下了多少"主義"的口，
封鎖了"熱血"口號的青年們，
發狂呼了"罪……"
如今又受了……
空心地在……罪……

×

我看見——
我看見——
我的確看見……

——玄冰——

煉獄之歌

白牧

寫于悄然中

——於此與虛偽同盟而反天使，勿與真理同盟而作叛徒。——費爾巴哈語

×

黑夜的，
煉獄的火，
燃燒在峭壁的峯的巔頂上。
林莽的呼聲，
火樣的嘶着一支長曲，
列在荒原的黑影。
已經了太陽，
谷底沒有光，
星屋的珍珠，
照亮着巨海的，大洋，的岩石上，
沒有歷史的痕跡，
聽不到有聲，
下！看聽的嘯聲，
海裡的各種的聲音，
像冥界的吼聲的奔騰，
像世界的紛亂，
像葬禮的清歌，
像歡樂的喪子，
代替着人們的笑，——！
帶着大地的他們，
——囚禁着煉獄的逆叛，
發出了怒吼
以殷紅的血自己的語

×

"呼喚全人類的，
「煉獄的人們」！

×

午夜的空，在，
他們故意看不見，
垂着頭，心臟，
論上有一他們！
用風涼的血色，表情……
掛在子刑的奴隸的逆，
（是善良的犧牲）。
象徵了良心的憐憫，伸手！
譯為大地的苦難的地方，
我們看着那悲慘的刀子的：
他們的臉，
當他們舉起的劍，
對着的頭顱，
大人們都向着日昇的生，
不來了日光，
他們的熱人希望的呼吸的旗子，
是在未來光明的日子上。
希望大呼，後來的過去，
從"人類"的……們！

×

他們倒下去，
一群倒下去，
身上有的血的烙印，
鞭子抽在坑裡，
從射出的血的潮裡，
他們看見自己的眼，
默默地在四肢，
在四際的天空，
高聲地叫落在山谷：

他們聽見血的，
如茶的血的吃緊了，
在荒涼的等待着，
陽光照耀了紅色，
漂流的日的生命的洞。
強烈一種的聲，
一陣們進來！

×

一個光榮的日子，
用血肉石子築成了大路，
向着沒有人們的地方。
「煉獄的人們」！

×

「煉獄的人們」！
的是變成了化石，
血泥變成了碑文，
後世的榮譽，
發立在軍的山頭。
西來拉若，
含着，搶光的，
落在無錫的下孫們上，
跪着代替了茅屋的望上。
四月看故事的，
春去的生命的，
七月的烽火，
山上的熾的在燃燒，
他的今天，
山上雲霞，夕陽的流過來。

一個「煉獄之歌」的，
「煉獄之歌」！

×

的「漫天的警笛」，
他們的耳裡響了。
同路人親着的，
被壓上迫出來的，
左下不能忍下去的奴隸的話；
他們會說出善良的奴隸，
「我們是……」

是然的，
萬鵑腦海到遺着的……

牙卡山的苦門，
山民而含着熱血，
成着：「我們的利了，
明天是我們的的，
他們忘卻了，
新的痛苦，
所有的刑具。
又閉着眼睛，
等着上了時的，
一個呼喚的日子，
用血肉染成了一條大路，
向着沒有光明的地方。
「煉獄的人們」！
明天……」

東山坡上的日本旗

汾河

這是一篇逃難的故事，是九年前一段血淚的回憶，也可說是創傷我心靈的一個大創痕，不願提它，不願想它，一直緘默了九年，今值勝利週年，看罷中山公園的抗戰史蹟展覽，不由的寫出這一段來，這不過是一小段啊，也許能繼續寫出更多的來，只要我的淚，能忍得住的話。

卅五、九、四、

「逃到那里去好呢」！素有腿疾的父親，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扶着四弟，鼻涕和眼淚，時時用圍巾擦拭着參加在逃難者的洪流里，一邊走一邊在問我。

「現在敵機很多，進了山口再說吧」，我說，雖然看見父親已經是再不能走下去。

一朵朵的白雲，棉花團似的遍佈在蔚藍的天空，搖晃的柳枝，已將它枯黃的葉子飄落了大半，它搖晃，永久在晃着它的身軀。

十月的天氣，卻冷得很利害，路邊不少的棗樹上面還有些乾棗，可是沒人顧得着它一眼，誰說餓是人生第一大事，這時誰都記不着吃飯這碼事。

一群群的男女，和小推車的老太婆，有担在筐子里的小孩，都沿着汽車路，大車道和田里的小徑，集中似的向着一個山口前進，走得像跑似的，沒有行列也沒有談笑，靜默，靜默的有些可怕。

貼紅膏藥的敵機，忽然出現在雲端，這里，沒有汽笛的警報，也沒有高射炮的聲響，只有越來越大的機關槍聲，人的機體，快飛到地面上了，一陣拍拍的聲音震動了各個逃難者的心緒，驚動了不規則的行列，每個人都感覺找不到一條地縫，把自己藏起來，幸而炸彈還未曾擲下。

一行一行的沙土 激起來，一粒一粒的小石，飛起去。

過了些時，聽不到什麼動靜 也看不見什麼東西了，大隊人馬又繼續着前進了。不覺到黃昏，也忘記了哀號。

山口總算進來了，大家才把緊張的情緒鬆緩了下來，天窄的像一條長蛇。

「坐下息息吧」四弟說。

天已昏黑的什麼也看不見，可是我們的住處還沒有一定呢。

經過多次的遷移，住在了一個叫陽溝的村子，是一個向着陽光半山坡里很幽靜的小村，因了地勢的偏僻，一向是很少有人去過，可是這時卻成了一塊寶地，各地各村的人，都認為這里是世外桃源的，尤其半山的窯洞都是往年躲亂時爲人所讚揚的地方，所以現在全村都住滿了人，各村的婦女，全聚集在這里，像要趕會有數一樣的熱鬧。意外的消息有些日子沒有得到了，大家的心，安定了許多，有的年青姑娘們，居然玩起牌來。不知愁的妹妹們，在中午天氣溫暖的時候，聚集在半坡的地上，玩着各種遊戲，唱着歌，幾乎忘掉還有一個逃難頭的日子，將要來臨，我看見她們的遊戲，或起到她們的歌聲時，心里真有說不出來的痛苦，難過，和暇想。

又過了十幾天的光景 天氣冷得特別利害了。

山下來了一個驚人的消息說：敵人準備進攻山口，同時，我軍也要出擊，這未來的血鬪將要展開在人們的面前。

山下對面短短的二里的一個村鎮——東社，已經駐下了我們部隊的司令部，兵士和民夫以不畏勞苦不怕轟炸的精神努力在挖着戰壕和各種工事，準備着神聖的反攻。

炮聲響起來了，由疏落而緊密，第一天機關槍和步槍聲隱隱聽見了，一連三天的戰鬪，雖然我們軍隊退下來，但給予敵人的打擊卻是相當的嚴重。不久激烈的炮聲忽然靜止下來。

我爬上山頂往山下去看，忽然發現在很遠的地方，有許多像人形的東西躺在河灘，一動也不動，因為三弟略有軍事經驗他說：「日本鬼子已經在河灘臥射呢」。

「你怎麼知道？」我問。

「它們的頭，都向着東社啊，那有自己的軍隊，面向着自己的村鎮呢？」三弟的解釋讓大家都不致在外逗留了 跳動着的心，怎也安靜不下來。

「回村吧」，大家嚷了一聲，一哄而散，恐懼命運的支配吧。人們都這樣想，或者不久的一刹那死神將臨到人們的面前。

「我們可以去後山躲躲怎樣？」有的提議。

「日本兵都在四圍，那如何去的」，大家決定似的答覆了自己。

村里寂靜的像沒有一個人，聲息都聽不到，全村充滿了恐怖，像死去的樹梢，一動也不動，更聽不見一聲鳥啼，更聽不見一聲犬吠，蔚藍的晴空罩上了一層灰雲。

東山坡上發現了一個人，站起來了，看

不見衣服的顏色也看不清是男是女。

片刻間又一個出現了。

全村的人，都藏在屋里，對面山頭上的情形，由玻璃窗里看得最清楚，在這麼嚴重的局面下，誰敢在山頭上去瞭望？

山上的人，由一個，兩個——十個，二十個——漸漸多起來了。

「看！白旗！」記不清誰說。

「怎麼白旗上還有紅點？」也記不清誰答。

我們經過了霎時的紛擾到底知道了東山坡上的神密。

剩，日本旗！可怕的旗子，它告訴大家山上是敵人的先遣部隊。

人越來越多，過一會這形狀都看出來了，組子是圓圓的背上有些東西，每人拿着槍子似的東西，一定是槍吧？當人們看出衣服的顏色是黃色的時候，它們却一個個地沿着山坡小徑下來了，路子是來本村的一條小路，只能走一個人，距離是一個山溝，我們的心在跳動呢？還是沒跳？自己也不知道，只圍棸在屋角裏連呼吸都要停止了。

約模是五分鐘的工夫，街上一片犬咬聲，知嘈雜聲衝破了長時間的沉默，接連着大門里擁進來一個兩個，連續不斷的黃衣敵人，他們拿着上了刺刀的槍，挑開了各屋子的門簾，進去巡視了一遍氣勢洶洶的在各屋子里亂喧起來。

第一次和敵人見面，可惜在這種場面，手無寸鐵，雖然心里怎樣的痛恨，也得看着大家給敵人打罐子輸鍋。

它們巡視完畢，知道各屋子都是些毫無戰鬥能力的老百姓，尤其婦女居多，於是以過度疲勞的姿態躺在床上，休息了僅一分鐘的時間就又很快的起來拿着槍出去了，有的高聲嚷着要酒喝，裏邊有不少長鬍子的，大家疑猜它們是蒙古兵。

當日晚上，聽說這些鬼子，都在本村附近駐紮，可是在山坡露宿並沒有駐入人民的住宅。

對面山溝里，起了很大的火焰，迷漫的黑煙籠罩着全村，我們知道，這是它們在做飯了。

一夜倒也安靜，第二天早晨，八點以後，敵人就來了，走了一批又來一批，有的吃着櫻桃，有的很頑皮的拿鉛筆寫着字談着話，告訴我們：他們目的要往西安漢陵前進，這有寫什麼「東亞和平」我們初見到這四個字，簡直奇怪極了，強盜來提倡了和平，却硬要說和平，真是豈有此理，人們都這樣的冷笑了。

第三天，強盜本色出現，翻箱倒篋，亂搶一陣，把箱子打開揀出自己所喜愛的，包了一大包袱，還得主人提了送去，經過三天的搶掠，全村的財物一空，第四天變了作風，實行姦淫的勾當，家家女人嚇得爬進了深山的窰洞，又被敵人搜索出來，兩天工夫十幾歲的小女孩以至七十多的老太太都被姦污，全村的人，都在痛哭着，緊張的氣氛中討生活。

第五天忽然一個敵人也不見了，遠遠望見河灘里過着大隊的人馬，事後打聽這正是過道去攻臨縣臨汾的大股敵寇呢。

向東山坡上一看那個小膏藥旗已不見了，嗡嗡的飛機聲又響起來了，各屋里躺着的女人仍在呻吟着。（完）

解放了的家

丘兵

上午十一點多鐘，車漸漸的慢了下來，停在×縣的站上，乘客紛紛的下了車，於是我們也跟着下來了，人們一步步的向站外走去。這時一陣冷風加帶着稀落的雪花，零星的灑落在我的臉上，我深深的吸了一口涼氣。

當我們出站的時候，我又看到那年十月離家的時候，我在這裏等車的影子，擁擠在人群裡，買票時被那強烈的北風吹着凍紅了的手臉：懷着一種異樣的心情，而踏上一個遙遠的異鄉，茫茫的人海使我這初次嘗試的人，感到輕微的不安，如今已經兩年了：兩年來的今天，我已像奔倦了的鳥投歸了他的故林，誰知道這故林里已經不是從前那樣安靜了！

我們踏着濕潤了的黃土道上，走向城外附近的一個矮小的野店，休息一會，要了點菜飯，我們三人一邊吃一邊商量，離家還有五十里呢，是顧腳驢，還是走呢？合計的結果還是走，因為我們三個人兩個人已經連一頓飯錢都沒有了。這時雖然冷，究竟已有點春初的氣味，看那遠近排列着高低的樹林，不已顯着有一層模糊的青色了嗎、

我們開始走，走過了一條大河，又過去了幾個村子，這一步步使我熟稔的景物，會引我感到了新鮮，已往厭惡的離開了的，今日又戀戀的歸來！看到這些農村，安靜的氣象，誰也不信曾經過了五年多的戰亂的洗禮，農民們雖然瘦着臉、但是在村頭巷口，陽光映射在身上，半合着眼皮，輕鬆的接受着太陽的溫暖

經過×縣的軍鎮時，離家只有二十里路了，一條橫貫南北的大壕溝，分界開了成爲東西兩半，只有一小路可以通行，傍邊一個圓形的碉堡，高高的孤立着，凄凉的：但是還可以想像到過去此地是有過相當森嚴的氣概的。

過了溝，就是解放了的地方，雖然總說過他們喊的口號是「自由民主」，可是我現在心中已感到了深深的恐懼了！看橋樑被拆毀了，大路上挖掘了許多深溝，久不行人，荒草已將要遮沒了，我們在傍邊的小道上走，忽然一個令人消魂失魄的木牌子在路前出現了，上面寫着！——小心地雷！——這時我心像在探險一樣的緊張，一步步向前走，身子顫抖着，不知那一步走錯了，會立刻有不幸的事發生，後來同行的兩個人說不要怕，這是虎人的玩意：假招子，這我才安心的往前走。

接近地平線的太陽發紅了，映紅了村莊：映紅了山和樹這時我們也到了家鄉的西村頭，同行三人中有：子岐，他向我說：「老叔，你還是先到我家去吧？等天黑了再家去」，我開始準備化裝，把褥套搭在肩頭，大棉袍緊在腰裏，帽子放下來遮住了我的頭髮，我和岐向北門走，那位同行王先生進西門去了。

我披着黃昏的餘輝走到了北門，一陣淒涼的，荒寂的感覺陡然湧上了心頭，幾乎不敢認識這地方了，那往日的門樓已不見了，拆毀的像打落門牙的嘴，磚瓦零亂的堆棄在兩邊，幾個人一直的在那裡寞寞的立着，大約是放哨吧？這時我急促的走，經過他們傍邊時，他們齊聲的說：這不是歸嗎？你怎麼這樣子！我知道他們認錯了，我也就向着這幾個熟習的面孔，寒喧了幾句走進了街，街靜寂的像幾百年無人居住的荒涼的廢墟。

我們進了一家小門，正是陵他們家的後牆，我們爬了進去，一直到了屋，在黑暗中看見了短小身才的大嫂的影子，她在生火，我向她問着好坐在坑上，這時火生起來，放在我們面前長長的火舌，照耀着我們的手臉通紅了，我坐了一會，天已經昏黑了，我走了，由後街到前街，是幾步路遠，可是每步全在刺着我的神經，到了前街，一看那舊日的整齊的臨街閣牆，已拆轄的像戰後的狼藉，殘存在磚瓦堆中的牆上士書：殺人放火……是不道德……：已經斷續看不完整的標語。

我奔向了塌院的家門，敲打了幾下，裏面靜悄悄的連一點聲息都沒有，這時死一斑荒涼寂闃的深巷，只有我這流浪歸來的孤影，我於是往回走，由三伯父家繞道進去，幸喜他們門還沒有關我匆匆的跨過了籬笆墻，轉過了小圍角門，三間草屋安然的在那裏，進 門後，暗的燈光由小孔中映出，我興奮的叫了一聲「媽」：大哥聽出是我的聲音，在屋中說三弟回來了，我進了屋 看到了母親大哥和二哥，母親比兩年前衰老了，大哥還是那樣，二哥在沉睡着了。「爸爸呢？」母親告訴我：「你父親到三伯父家去了。」我想立刻看到我那幾年來撫着病體ゾ生活在這不安的環境中的父親，是如何衰頹了呢？我往外走剛一出二門，早在月光中看見了父親由角門 蹣跚的走來，我趕上去，一手攙扶着一手握緊了他的手：「你好吧，我回來了」父親向我苦笑着，在[illegible]不完整的嘴裏說：「好好…」我這時血液緊張起來，一種辛酸難過的滋味往上湧，我知道父親雖沒有說什麼，然而對我這流浪的幼子的歸來是如何的欣慰啊，在燈光下我看見了父親黝黑的臉長長的鬍子，皮於被人剝去了，穿一件不灰不白的大棉袍，環境的惡劣不說也可知了，二哥眨着惺睡的眼坐起來，嫂嫂們也全到這屋裡來了，家中的沉悶的空氣，這時有些不平靜了，我吃完了飯，大哥和二哥便自動的述說起來家鄉被搶的經過了：他們把四外村子的人，全叫了來，一進莊就喊：「搶官糧」「窮人要翻稍了」搶、燒、打鬧的鬼哭神，後來搶紅了眼連老百姓也搶光了，大哥說着忽然笑着說：「嘿，那天夜裡把咱家房也燒了，燒到只賸一木架時眞好看呀！第二天我還撿了一盆炭火來取暖呢」他們津津有味的說着，而上並無一絲的痛苦，像在談論傍人的事，其實難過又當了什麼。

我在家住了四天，始終沒出大門一步，在家裡受父母的撫愛着，我實不願離開這溫暖的家了，可是竊人的樊籠，就伏在你身傍，大哥在催着我走，母親把我的衣服整理的潔淨了，不像回家時那樣狼狽了：終於在回家的五天早晨，一家人集在門口，目送着風塵中的浪子，在家人的淚光中，在漆雪漫漫裡，又踏上了征途 向不可知的方向。



自從建國漫畫和讀者會面之後，我們就感到十二分的榮幸，在我們初出茅廬的這群「小子」們，能夠印出刊物，而且能夠擁有數千的愛讀人士，我們眞不敢想，我們自己滿足的簡直要喊上來，因爲我們認爲這不算太「簡單」的事情，能夠在這文化末落荒涼的塞上，一出版了這樣性質的一種刊物，並不見得是如何容易的事，不是本刊在向讀者吹牛，就是在察省如果說以實在自由銷出，而能擁有數千的讀者，恐怕還不見得是如何輕而易舉的事吧？我們的稿件沒有大作家的名字，這在別人看來簡直是一種遺憾，但是我們却永遠不願大作家給我們捧場，我們這群無名小卒的「稿件」寫出來不見得就是瞎擺無聊，而大作家寫出來的東西也許沒法嗅，這也是常有的事。

建國創刊之初，我們沒打算作一個綜合性的刊物，我們很想在這邊陲的中國一角作出一個純漫畫的刊物，給與這藝術落後的中國以新的刺激，但是我們未能作出那樣的成績來，最初我們也沒想到製版價格的昂貴，致形成本刊性質上的一個變遷，竟作成一個綜合性的刊物了，但是我們不變更最初計劃，無論如何，建國漫畫旬刊，永遠要名付其實的作下去

本期正式出刊，我們以爲這是無關緊要的官面文章，就是在今後，我們還不變方針的繼續作下去，也可以說永遠我們是本着試辦的精神，需要怎樣作的好，我們還是改造和調整，走向往好裡作的路子上去，今後熱誠的期待讀者的批評和指導。

月夜

伏波

一

夜，
深了，

二

月亮，
你，
是孤獨底！
蒼白着臉，
星群，
它們在四周，
有意
來刺傷你，
它們
幸福底，
諷刺地，
霎着眼，
它們，
太自私了，
你，
更蒼白了臉！
是的，
連那
牽牛，
織女，
它們有，
「七夕」的期待，
月亮，
你期待着什麼——
你的臉，
更加蒼白了啊！
都，
顫抖地，
吐着
淒冷的光輝，
這，
銀色的
淚水！

三

那藍色的，
天幕
像老人的心，
！一泓死水
深邃，
空虛，
像一張
寂寞的網，
撒在，
天盡頭，

四

南山，
北嶺，
連綿的
黑影
環抱着，道
靜靜的，
夜都市，
它說
睡吧！
孩子們！
這是「夜」，

迷濛的霧
擠開了，
悄悄，
輕輕的，
籠着大地，

五

清河水，
無休止的，
流過，
那憂鬱的
節斷，
瀉淺在
夜的空氣，
中嘆息，
這，
無月的底
奔波

六

夜更深了！
霧更濃了！

徵稿

我們歡迎國際、國內之動態、社會、人物素描、故事卡通、地方速寫、生產報告等漫畫及木刻

也歡迎時事雜感、隨筆、散文、文評、文藝創作、藝術理論、通訊報告等短小精練文字。

來稿無論漫畫，雜感，寓意務求深刻，但蓄意攻擊，違背事實者，本刊恕不披露。

來稿須繕寫標點清楚，勿一紙二面寫或橫書，漫畫以墨色為佳，勿用藍色或其他色彩。

本刊絕對尊重作者文字除別字譌字外，不予刪改。

本刊因限於篇幅，來稿請勿超過二千字。

來稿經刊載後稿酬從優

希望退回之稿件請附足郵票，

來稿請直寄建國漫畫旬刊社編輯部

本刊已在申請登記中

歡迎比較

張家口東關街路北

永久印刷裝訂局

紙張，文具，印刷，裝訂

價格從廉

建國漫畫旬刊

第一卷第六期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七月一日

發行所　建國漫畫旬刊社

發行人　丁戈夫

定價：壹千五百元

社址：堡內棋盤街二號

文古齋

歡迎參觀

文具　紙張　筆墨　體育用品

賤

價格從廉

文具總庫

地址：南武城街路西